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尺八

河 南 郭 象 註

唐 西 華 法 師 成 玄 英 疏

雜篇天下第三十三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

矣

註為以其有為則其為也為其真為則無偽矣又何加焉

疏方道也自軒項已下迄于堯舜治道藝術方法甚多皆隨有物之情順其所為之

性任羣品之動植曾不加之於分表是以雖教不教雖為不為矣

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

疏上古三皇所行道術隨物任化淳樸無為此之方法定在何處假設疑問發明深

理也

曰无乎不在

疏答曰無為玄道所在有之自古及今無處不遍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

註神明由事感而後降出

疏神者妙物之名明者智周為教若使虛通聖道今古有之亦何勞彼神人顯茲明智制禮作樂以導物乎

聖有所生王有所成

疏夫虛疑玄道物感所以誕生聖帝明王功成所以降迹豈徒然哉

皆原於一

註使物各復其根抱一而已無餘於外斯聖王所以生成也

疏原本也一道雖復降靈接物混迹和光應物不離真常抱一而歸本者也

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

註凡此四名一人耳所自言之異

疏冥宗契本謂之自然淳粹不雜謂之神妙幾然不假謂之至極以自然為宗上德為本玄道為門觀於機兆隨物變化者謂之聖人已上四人只是一耳隨其功用故

有四名也

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蓋然慈仁謂之君子

註此四者之粗迹而賢人君子之所服膺也

疏布仁惠為恩澤施義理以教非運節文為行首動樂音以和性慈照光乎九有仁風扇乎八方譬蘭蕙芳馨香氣薰於遐邇可謂賢矣

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操為驗以稽為法其數一二三四是也

疏稽考也操執也法定其分名表其定操驗其行考決其能一二三四即名法等是也

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

疏自堯舜已下置立百官用此四法更相齒次君臣物務遂以為常所謂彝倫也

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

疏夫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聖人之不可廢者衣食也故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

是以蕃滋生息畜積藏儲者皆養民之法

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

註民理既然故聖賢不逆

古之人其備乎

註古之人即此之四名也

疏養老哀弱矜孤恤寡五帝已下備有之

焉

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

疏配合也夫聖帝無心因循品物故能合

神明之妙理同天地之精醇育字內之黎

元和域中之羣有

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

註本數明故末不離

疏本數仁義也末度名法也夫聖心慈育

恩覃黎庶故能明仁義以崇本係法名以

救末

六通四闢小大精粗其運无乎不在

註所以為備

疏闢法也大則兩儀小則羣物精則神智

粗則形像通六合以遨游法四時而變化

隨機運動無所不在也

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

註其在數度而可明者雖多有之已疏外

也

疏史者春秋尚書皆古史也數度者仁義

法名等也古舊相傳顯明在世者史傳書

籍尚多有之

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鄭魯之士搢紳先生多

能明之

註能明其迹耳豈所以迹哉

疏鄭邑名也魯國號也搢笏也亦紳也紳

大帶也先生儒士也言仁義名法布在六

經者鄭魯之地儒服之人能明之也

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

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疏道達也通也夫詩道情志書道世事禮

道心行樂道和適易明卦先通達陰陽春

秋褒貶定其名分

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

或稱而道之

註皆道古人之陳迹耳尚復不能常稱

疏六經之迹散在區中風教所覃不過華

壤百家諸子依稀五德時復稱說不能大

同也

天下大亂

註用其迹而無統故也

疏執守陳迹故不升平

聖賢不明

註能明其迹又未易也

疏韶光晦迹

道德不一

註百家穿鑿

疏法教多端

天下多得一

註各信其偏見而不能都舉

疏字內學人各滯所執偏得一術豈能弘

通

察焉以自好

註夫聖人統百姓之大情而因為之制故

百姓寄情於所統而自忘其好惡故與一

世而得澹漠焉亂則及之人恣其近好家用典法故國異政家殊俗

疏不能恬淡虛忘而每運心思察隨其情好而為教方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疏夫目能視色不能聽聲鼻能聞香不能辨味各有所主故不能相通也

猶百家衆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

註所長不同不得常用

疏夫六經五德百家諸書其於救世各有所長既未中道故時有所廢猶如鼻口有所不通也

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

註故未足備任也

疏雖復各有所長而未能該通周徧斯乃偏僻之士滯一之人非圓通合變者也

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

註各用其一曲故析判

疏一曲之人各執偏僻雖著方術不能會道故分散兩儀溥和之美離析萬物虛通

之理也

察古人之全寡能備於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

註說一曲者乎

疏觀察古昔全德之人猶能備兩儀之亭

毒稱神明之容貌況一曲之人乎

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

註全人難遇故也

疏玄聖素王內也飛龍九五外也既而百家競起各私所見是非殺亂彼此紛紜遂

使出處之道闇塞而不明鬱閉而不泄也

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疏心之所欲執而為之即此欲心而為方

術一往逐物曾不反本欲求合理其可得

也既乘物情深可悲歎

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註大體各歸根抱一則天地之純也

疏幸遇也天地之純無為也古人大體樸

素也言後世之人屬斯澆季不見無為之道不遇淳樸之世

道術將為天下裂

註裂分離也道術流弊遂各奮其方或以

主物則物離性以從其上而性命喪矣

疏裂分離也儒墨名法各馳騫各私所見

咸卑已情道術紛紜更相信誦遂使蒼生

措心無所分離一性實此之由也

不修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

註勤儉則瘁故不暉也

疏侈奢也靡麗也暉明也教於後世不許

奢華物我窮儉未常綺麗既乘物性教法

不行故於先王典禮不得顯明於世也

以繩墨自矯

註矯厲也

疏矯厲也用仁義為繩墨以勉厲其志行也

而備世之急

註勤而儉則財有餘故急有備
疏世急者謂陽九百六水火之災也勤儉

節用儲積財物以備世之凶災急難也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為之大過已之大循

註不復度衆所能也

疏循順也古之道術禹治洪水勤儉枯槁

其迹尚在故言有在於是者姓禽字滑釐

墨翟弟子也墨翟滑釐性好勤儉聞禹風

教深悅愛之務為此道勤苦過甚適周已

身自順未堪教被於人矣

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无服

疏非樂節用是墨子二篇書名也生不歌

故非樂死無服故節用謂無衣食棺槨等

資葬之服言其窮儉惜費也

墨子記愛兼利而非關

註夫物不足則以關為是今墨子令百姓

皆勤儉各有餘故以關為非也

疏晉記兼愛利益羣生使各自足故無關

爭以關爭為非也

其道不怨

註但自刻也

疏克已勤儉故不怨怒於物也

又好學而博不異

註既自以為是則欲令萬物皆同乎已也

疏墨子又好學博通墳典已既勤儉欲物

同之也

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

註先王則恣其羣異然後同焉皆得而不

知所以得也

疏禮則節文隆殺樂則鐘鼓羽毛嫌其侈

麗奢華所以毀棄不用

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

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

疏已上是五帝三王樂名也

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

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疏自天王已下至于士庶皆有儀法悉有

等級斯古之禮也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

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

不愛已

註皆以任力稱情為愛今以勤儉為法而

為之大過雖欲饒天下更非所以為愛也

疏師於禹迹勤儉過分上則乘於君王下

則逆於萬民故生死勤窮不能養於外物

形容枯槁未可愛於已身也

末敗墨子道

註但非道德

疏末無也尹老之意也

雖然非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

乎

註雖獨成墨而不類萬物之情

疏夫生歌死哭人倫之常理而哀吉樂世

物之大情今乃反此故非徒類矣

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較

註較無潤也

疏較無潤也生則勤苦身心死則資葬儉

薄其為道乾較無潤也

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

聖人之道

註夫聖人之道悅以使民民得性之所樂

1016 A B 24-0

則悅悅則天下無難矣
疏夫聖人之道得百姓之歡心今乃使物
憂悲行之難久又無潤澤故不可以教世
也

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奈天
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註王者必合天下之權心而與物俱往也
疏夫王天下者必須虛心忘己大順羣生
今乃毀皇王之法反黔首之性其於主物
不亦遠乎

○墨子稱道曰昔禹之涇洪水決江河而通四
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

疏涇塞也昔堯遭洪水命禹治水實塞隄
防通決川瀆救百六之災以播種九穀也
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

疏橐盛土器也耜掘土具也禹提耜掘地
操橐負土躬自辛苦以導川原於是舟楫
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古者字少以縣為濫
川為原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本作鳩者
言鳩雜川谷以導江河也

腓无胈脰无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為大
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

註墨子徒見禹之形勞耳未觀其性之通
也

疏通導百川安置萬國開啓之泣無暇暫

者三過其門不得看子穎驟雨而洒髮假
疾風而梳頭勤苦執勞形容毀悴遂使腓
股無肉膝脰無毛禹之道聖高自艱辛况
我凡庸而不勤苦

○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衰褐為水以跋躄為服
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

註謂自苦為盡理之法

疏衰褐粗衣也木曰跋草曰躄也後世墨
者翟之弟子也衰褐跋躄儉也日夜不休
力也用此自苦為理之妙極也

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

註非其時而守其道所以為墨也

疏墨者禹之陳迹也故不能勤苦乖於禹
道者不可謂之墨也

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皆獲

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信誦不同相
謂別墨

註必其各守所見則所在無通故於墨之
中又相與別也

疏姓相里名勤南方之墨師也苦獲五侯

之屬並是學墨人也誦異也俱誦墨經而
更相信異相呼為別墨

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辭偶不侔之辭相
應以巨子為聖人

註巨子最能辨其所是以成其行

○疏訾毀也巨大也獨唱曰辭音奇對辯曰

偶仔倫次也言鄧陵之徒然蹈墨術堅執
堅白各炫已能合異為同析同為異或獨
唱而寡和或賓主而往來以有無是非之
辯相毀用无倫次之辭相應勤儉甚者號
為聖人

皆願為之尸

註尸者主也

莫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
註為欲係巨子之業也

疏咸願為師主庶傳業將來對爭勝負不能決定也

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

註意在不侈靡而備世之急斯所以為是其行則非也

註為之太過故也

疏意在救物所以是也勤儉太過所以非也

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无股脛无毛相進而已矣

○疏連過也後世學徒執墨陳迹精苦自勵意在過人也

亂之上也

註亂莫大於逆物而傷性也治之下也

註任衆適性為上今墨反之故為下

疏墨子之道逆物傷性故是治化之下術荒亂之上首也

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

註為其真好重聖賢不違也但不可以教

也

苛求之不得也

註無輩

雖枯槁不舍也

註所以為真好也

○疏字內好儉一人而已求其輩類竟不能得顯願如此終不休廢率性真好非矯為也

才士也夫

註非有德也

○疏夫歎也逆物傷性誠非聖賢亦勤儉救世才能之士耳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伎於衆

註伎逆也

○疏於俗無患累於物無矯飾於人無苟且

於衆無逆伎立於名行以養蒼生也

○疏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

註不敢望有餘也

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每願字內清夷濟活黔首物我儉素止分知足以此教迹清白其心古術有在相傳不替矣

宋鉞尹文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宋名鉞姓尹名文並齊宣王時人同

游稷下宋著書一篇尹著書二篇咸師於黔而為之名也性與教合故聞風悅愛

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

註華山上下均平

○疏華山其形如削上下均平而宋尹立志

清高故為冠以表德之異

接萬物以別宥為始

註不欲令相犯錯

○疏宥區域也始本也置立名教應接人間

而區別萬有用斯為本也

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

○疏命名也發語吐辭每令心容萬物即名

此容受而為心行

以聊合離以調海內

註強以其道聊令合調令也

請欲置之以為主

註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疏和也。用斯名教和調四海庶令同合。以得驩心置立此人以為物主也。

見侮不辱

註其於以活民為急也

救民之鬪禁攻寢兵救世之戰

註所謂驩調

疏寢息也。防禁攻伐止息。干戈意在調和。

不許戰鬪。假令欺侮不以為辱。意在救世。

所以然也

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賂而不舍者也。

註聃調之理然也

疏用斯教。迹行化九州。上說君王。下教百姓。

姓雖復物不取用。而強勸喧聒不自廢舍也。

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

註所謂不辱

疏雖復物皆厭賤。猶自強見勸他。所謂被

人輕侮而不耻辱也

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

註不因其自化而強以慰之。則其功太重也。

也

疏夫達道聖賢感而後應。先存諸己。後存

諸人。今乃勤強勸人。被厭不已。當身枯槁。豈非自為太少乎。

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

註斯明自為之大小也

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

註宋鉞尹文稱天下為先生自稱為弟子也

也

疏宋尹稱黔首為先生。自謂為弟子。先物後己。故也。坦然之迹。意在勤儉。置五升之

飯。為一日之食。唯恐百姓之飢。不慮己身

之餓。不忘天下。以此為心。勤儉故養蒼生

也。用斯作法。晝夜不息矣。

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

註謂民亦當報己也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註

圖傲乎救世之士哉

註極斥高大之貌

疏圖傲。高大之貌也。言其強力忍垢。接濟

黎元。雖未合道。可謂救世之人也。

曰君子不為苛察

註務寬恕也

疏夫賢人君子。恕已寬容。終不用取捨之

心。苟且伺察於物也。

不以身假物

註必自出其力也

疏立身求己。不必假物以成名也。

以為无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己也。

註所以為救世之士也

疏已止也。苦心勞形。乘道運物。既無益於

宇內。明不如止。而勿行。

以禁攻寢兵為外

疏為利他外行也

以情欲寡淺為內

疏為自利內行也

其大小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註未能經虛涉曠

疏自利利他內外兩行雖復大小有異精粗稍殊而立趨維綱不過適是而已矣公而不黨易而无私決然无主

註各自任也

疏公正而不阿黨平易而無偏私依理斷

決無的主宰所謂法者其在於斯

趣物而不兩

註物得所趣故一

疏意在理趣而於物無二也

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

疏依理用法不顧前後斷決正直無所懼

慮亦不運知法外謀謀守法而往酷而無

擇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自五帝已來有以法為政術之者故有

可尚之迹而猶在乎世

彭蒙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彭名蒙姓田名駢姓慎名到並齊之

隱士俱游稷下各著書數篇性與法合故

聞風悅愛也

齊萬物以為首曰天能覆之而不能載之地能載之而不能覆之大道能包之而不能辯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偏

註都用乃周

疏夫天覆地載各有所能大道包容未嘗辯說故知萬物有不可不隨其性分但當

任之若欲揀選必不周徧也

教則不至

註性其性乃至

道則无遺者矣

疏異物不同稟性各異以此教彼良非至極若率至玄道則物皆自得而無遺失矣

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

註泠汰猶聽放也

疏泠汰猶揀鍊也息慮棄知忘身去己機不得已感而後應揀鍊是非據法斷決慎

到守此用為道理

曰知不知特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

註謂知力淺不知任其自然故薄之而後鄰傷也

疏鄰近也夫知則有所不知故薄淺其知雖復薄知而未能都忘故猶近傷於理

謏譏无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

註不肯當其任而任夫眾人眾人各自能則無為橫復尚賢也

疏譏譏不定貌也隨物順情無的任用物各自得不尚賢能故笑之也

縱脫无行而非天下之大聖

註欲壞其迹使物不拘

疏縱恣脫略不為仁義之德行忘遺陳迹故非宇內之聖人也

椎柏斲斷與物宛轉

註法家雖妙猶有椎柏故未混合

疏椎柏答撻也斲斷行刑也宛轉變化也

復能打柏刑戮而隨順時代故能與物變化而不固執之者也

舍是與非苟可以免

疏不固執是非苟且免於當世之為也

不師知慮不知前後

註不能知是之與非前之與後暗目恣性苟免當時之患也

疏不師其成心不運用知慮亦不瞻前顧後矯性為情直舉宏綱順物而已

魏然而已矣

註任性獨立

疏魏然不動之貌也雖復處俗同塵而魏然獨立也

推而後行曳而後往

註所謂緣於不得已

疏推而曳之緣不得已感而後應非先唱也

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所石之墜全而无非動靜无過未嘗有罪

疏磨礪也隨轉也如飄風之回如落羽之旋若礪石之轉三者無心故能全得是以

無是非無罪無過無情任物故致然也是何故

疏假設疑問以顯其能

夫无知之物无達己之患无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无譽

註患生於譽譽生於有達

疏夫物莫不耽滯身已達立功名運用心知設滿前境今磨礪等行藏任物動靜無

心恒居妙理患累斯絕是以終於天命無

於無譽也

故曰至於若无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註唯聖人然後能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

愚知處宜貴賤當位賢不肖襲情而无

用賢聖所以為不知道也

夫塊不失道

註欲令去知如土塊也亦為凡物云云皆

無緣得道道非徧物也疏貴尚無知情同瓦石無用賢聖聞若夜

游遂如土塊名為得理慎到之惑其例如

斯

蒙禁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

至死人之理

註夫去知任性然後神明洞照所以為賢

聖也而云土塊乃不失道人若土塊非死如何蒙禁所以笑也

疏夫得道賢聖照物無心德合二儀明齊三景今乃以土塊為道與死何殊既無神

用非生人之行也是以英儒瞻聞玄通蒙

禁知其乘理故嗤笑之

適得怪焉

註未合至道故為詭怪疏不合至道者適為其怪也

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

註得自任之道也

疏田駢慎到稟業彭蒙縱任放誕無所教也

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

註所謂齊萬物以為首

其風突然惡可而言

註逆風所動之聲

疏窾然迅速貌也古者道人虛懷忘我指為天地無復是非風教窾然隨時過去何

可留其聖迹執而言之也

常反人不聚觀

註不順民望

疏未能大順羣品而每逆忤人心亦不能

致蒼生之稱其瞻望也

而不免於統斷

註雖立法而統斷無圭角也

疏統斷無圭角貌也雖復立法施化而未

能大齊萬物故不免於統斷也

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避不免於非

註避是也

疏避是也慎到所謂為道者非正道也所

言為是者不是也故不免於非也

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

註道無所不在而云土塊乃不失道所以

為不知

疏雖復習尚虛忘以無心為道而未得圓

照故不知也

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註但不至也

疏彭蒙之類雖未體真而志尚知略有梗

槩更相師祖皆有稟承非獨臆斷故嘗有

聞之也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

疏本無也物有也用无為妙道為精用有

為事物為粗

以有積為不足

註寄之天下乃有餘也

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

疏貪而儲積心常不足知足止分故清廉

虛澹絕待獨立而精神道無不在自古有

之也

關尹老聃聞其風而悅之

疏姓尹名喜字公度周平王時函谷關令

故為之關尹也姓李名耳字伯陽外字老

聃即尹喜之師老子也師資唱和與理相

應故聞無為之風而悅愛之也

建之以常无有

註夫無有何所能建建之以常無有則明

有物之自建也

主之以太一

註自天地以及羣物皆各自得而已不兼

他飾斯非主之以太一邪

疏太者廣大之名一以不二為稱言大道

曠蕩無不制圓括彙萬有通而為一故謂

之太一也建立言教每以變常無物為宗

悟其指歸以虛通太一為主斯蓋好倫以

勞形質未可以教他人亦無勞敗其道術

也

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

疏表外也以柔弱謙和為權智外行以空

惠圓明為實智內德也

關尹曰在己无居

註物來則應應而不藏故功隨物去

疏成功弗居推功於物用此在己而修其

身也

形物自著

註不自是而委萬物故物形各自彰著

疏委任萬物不伐其功故彼之形性各自

彰著也

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

註常無情也

疏動若水流靜如懸鏡其逗機也似響應聲動靜無心神用故速

勞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

註常全者不知所得也

疏勿忽也亡無也夫道非有非無不清不濁故間忽似無體非無也靜寂如清也是已同靡清濁和蒼生之淺見也遂以此清虛無為而為德者斯喪道矣

未嘗先人而常隨人

疏和而不唱也

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竅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

註物各自守其分則靜默而已無雄白也

夫雄白者非尚勝自顯者邪尚勝自顯豈非逐知過分以殆其生邪故古人不隨無崖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如谿谷也

疏夫英雄俊傑進躁所以天年雌柔謙下退靜所以長久是以去彼顯白之榮華取此韜光之屈辱斯乃學道之樞機故為宇內之谿谷也而谿谷俱是川壑但谿小而谷大故重言耳

人皆取先已獨取後

註不與萬物爭鋒然後天下樂推而不厭故後其身

疏俗人皆尚勝趨先大聖獨謙卑處後故道經云後其身而身先故也

曰受天下之垢

註雌辱後下之類皆物之所謂垢

疏退身居後推物在先斯受垢辱之者人皆取實

註唯知有之以為利未知無之以為用

疏食貨也

已獨取虛

註守沖泊以待羣實

疏守沖寂也

元藏也故有餘

註付萬物使各自守故不患其少

疏藏積也知足守分散而不積故有餘

歸然而有餘

註獨立自足之謂

疏歸然獨立之謂也言清廉潔已在物至

稀獨有聖人無心而已

其行身也徐而不費

註因民所利而行之隨四時而成之常與

道理俱故無疾無費也

疏費損也夫達道之人無近思慮食苟簡

之田立不貸之園從容閑雅終不損己為

於物耳以此為行為而養其身也

无為也而笑巧

註巧者有為以傷神器之自成故無為者

因其自生任其自成萬物各得自為蜘蛛

猶能結網則人人自有所能矣無貴於工

僂也

疏率性而動淳朴無為嗔彼俗人機心巧

偽也

人皆求福已獨曲全

註委順至理則常全故無所求福福已足
曰苟免於咎

註隨物故物不得咎也

疏各禍也俗人愚迷所為封執但知求福
不能慮禍唯大聖虛懷委曲隨物保全生
道且免災殃

以深為根

註理根於太初之極不可謂之淺也

以約為紀

註去甚泰也

疏以深玄為德之本根以儉約為行之綱
紀

曰堅則毀矣

註夫至順則雖金石無堅也迂逆則雖水
氣無災也至順則全迂逆則毀斯正理也

銳則挫矣

註進躁無崖為銳

疏毀損堅剛之行挫止貪銳之心故道經

云挫其銳

常實容於物

註各守其分則自容有餘

不削於人

註全其性也

疏退已謙和故寬容於物知足守分故不
侵削於人也

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

疏關尹老子古之大聖窮微極妙冥冥合

道教則浩蕩而宏博理則廣大而深玄莊

子庶幾故有斯嘆也

寂寞无形變化无常

註隨物也

疏妙本無形故寂寞也迹隨物化故無常
也

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

註任化也

疏以死生為晝夜故將二儀並也隨造化

而轉變故共神明往矣

芒乎何之忽乎何適

註無意趣也

疏委自然而變化隨芒忽而教游既無情

於去取亦任命而之適

萬物畢羅莫足以歸

註故都任置

疏包羅庶物囊括宇內未嘗離道何處歸
根

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悅之

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辭時恣縱

而不儻不以觴見之也

註不急欲使物見其意

疏謬虛也悠遠也荒唐廣大也恣縱猶放

任也觴不偶也而莊子應世挺生冥契玄

道故能致虛遠深宏之說無涯無緒之談

隨時放任而不偏黨和為混俗未嘗觴介

也

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

註累於形名以莊語為狂而不信故不與
也

疏莊語猶大言也宇內黔黎沉滯闇濁咸

溺於小辯未可與說大言也

以危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

疏厄言不定也曼衍無心也重尊老也寓寄也夫厄滿則傾厄空則仰故以厄器以況至言而著艾之談體多真實寄之他人其理深廣則鴻蒙雲將海若之徒是也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教倪於萬物

註其言通至理正常萬物之性命

疏教倪猶驕矜也抱真精之智運不測之神寄迹域中生來死往謙和順物固不驕矜

不謹是非

註已無是非故恣物兩行

以與世俗處

註形羣於物

疏謹責也是非無主不可窮責故能混世

揚波處於塵俗也

其書雖瓌璋而連玆无傷也

註還與物合故無傷也

疏瓌璋宏壯也連玆和混也莊子之書其旨高遠言猶涉俗故合物而無傷

其辭雖參差而詼詼可觀

註不唯應當時之務故參差

疏參差者或虛或實不一其言也詼詼滑稽也雖寓言託事時代參差而詼詼滑稽甚可觀閱也

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註多所有也

疏已止也彼所著書辭清理遠括囊無實富贍無窮故不止極也

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

友

疏乘變化而遨遊交自然而為友故能混

同生死冥一始終本妙迹粗故言上下

其於本也弘大而闊深闊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

謂調適而上遂矣

疏闊開也弘大也闊亦大也肆申也遂達也言至本深大申暢開通真宗調適上達

玄道也

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

疏言此莊書雖復詼詼而應機變化解釋物情莫之先也

物情莫之先也

其理不竭其來不竭

疏蛻脫捨也妙理虛玄應無窮竭而機來

感已終不竭而捨之也

芒乎昧乎未之盡者

註莊子通以平意說已與說他人無異也

案其辭明為汪汪然禹亦昌言亦何嫌乎此也

疏芒昧猶窈冥也言莊子之書窈窕深遠

芒昧恍忽視聽無辯若以言象徵求未窮

其趣也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外駁其言也不中

疏舛差殊也駁雜揉也既多方術書有五

車道理殊雜而不純言辭雖辯而無當也

歷物之意

疏心遊萬物歷覽辯之

曰至大无外謂之大一至小无内謂之小

疏囊括無外謂之大也入於無間謂之小

也雖復大小異名理歸無二故曰一也

无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

疏理既精微搏之不得妙絕形色何厚之

有故不可積而累之也非但不有亦乃不無有無相生故大千里也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

疏夫物情見者則天高地卑山崇而澤下今以道觀之則山澤均平天地一致矣齊物云莫大於秋豪而太山為小即其義也

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

疏睨側視也居西者呼為中處東者呼為側則無中側也猶生死也生者以死為死死者以生為死日既中側不殊物亦死無異也

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

疏物情分別見有同異此小同異也

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疏死生交謝寒暑遞遷形性不同體理無異此大同異也

南方無窮而有窮

疏知四方無窮會有物也形不盡形色不盡色形與色相盡也知不窮知物不窮物

窮與物相盡也只為無厚故不可積也獨

言南方舉一隅三可知也

今日適越而昔來

疏夫以今望昔所以有今以昔望今所以有昔而今自非今何能有昔昔自非昔豈有今哉既其無昔無今故曰今日適越而昔來可也

連環可解也

疏夫環之相貫貫於空處不貫於環也是以兩環貫空不相涉入各自通轉故可解者也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疏夫燕越二邦相去遐遠人情封執各是其方故燕北越南可為天中者也

況愛萬物天地一體也

疏萬物與我為一故況愛之二儀與我並生故同體也

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

疏惠施用斯道理自以為最觀照天下曉示辯人也

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

疏愛好既同情性相感故域中辯士樂而學之也

卯有毛

疏有無二名咸歸虛寂俗情執見謂卯無毛名謂既空有毛可也

雞三足

疏數之所起自虛從無從無適有三名斯立是知二三竟無實體故雞之二足可名為三雞足既然在物可見者也

郢有天下

疏郢楚都也在江陵北七十里夫物之所居皆有四方是以燕北越南可謂天中故楚都於郢地方千里何妨即天下者邪

犬可以為羊

疏名無得物之功物無應名之實名實不定可呼犬為羊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亦曰璞故形在於物名在於人也

馬有卵

馬有卵

疏夫胎卵濕化人情分別以道觀者未始不同鳥卵既有毛獸胎何妨名卵也

丁子有尾

疏楚人呼蝦蟆為丁子也夫蝦蟆無尾天下共知此蓋物情非關至理以道觀之者

無體非無非無尚得稱無何妨非有可名尾也

火不熱

疏火熱水冷起自物情據理觀之非冷非熱何者南方有食火之獸聖人則入水不

濡以此而言固非冷熱也又譬如杖加於體而痛發於人人痛杖不痛亦猶火加體而熱發於人人熱火不熱也

山出口

疏山本無名山名出自人口在山既爾萬

法皆然也

輪不碾地

疏夫車之運動輪轉不停前迹已過後墜未至除却前後更無碾時是以輪雖運行竟不碾於地也猶肇論云旋嵐偃嶽而常

靜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日月歷天而不周復何怪哉復何怪哉

目不見

疏夫目之見物必待於綠綠既體空故知目不能見之者也

指不至至不絕

疏夫以指指物而非指故指不至也无目指得物故至不絕者也

龜長於蛇

疏夫長短相形則無長無短謂蛇長龜短

乃是物之滯情今欲遣此昏迷故云龜長於蛇也

矩不方規不可以為圓

疏夫規圓矩方其未久矣而名謂不定方

圓無實故不可也

鑿不圍柵

疏鑿者孔也柵者內孔中之木也然柵入

鑿中木穿空處不關涉故不能圍此猶連環可解義也

飛鳥之景未嘗動也

疏過去已滅未來未至過未之外更無飛時唯鳥與影冥然不動是知世間即體皆寂故論云然則四象風馳璇璣電卷得意豪微雖遷不轉所謂物不遷者也

鑊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

疏鑊矢也夫幾發雖速不離三時無異

輪行何殊鳥影既不碾不重鑊矢豈有止有行亦如利刀割三條絲其中亦有過去未來見在之者也

狗非犬

疏狗之與犬一物兩名名字既空故狗非犬也狗犬同實異名名實合則彼謂狗此謂犬也名實離則彼謂狗異於犬也墨子曰狗犬也然狗非犬也

黃馬驪牛三

疏夫形非色色乃非形故一馬一牛以之

為二添馬之色而可成三曰黃馬曰驪牛

曰黃驪形為三也亦猶一與言為二二與

一為三者也

白狗黑

白狗黑

疏夫名謂不實形色皆空欲反執情故指
白為黑也

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
竭

疏捶杖也取折也問曰一尺之杖今朝折

半逮乎後夕五寸存焉兩日之間捶當窮

盡此事顯著豈不竭之義乎答曰夫名以

應體體以應名故以名求物物不能隱也

是以執名責實名曰尺捶每於尺取何有

窮時若於五寸折之便虧名理乃曰半尺

豈是一尺之義邪

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

龍辯者之後

疏姓桓名團姓公孫名龍並趙人皆辯士

也客游平原君之家而公孫龍著守白論

見行於世用此上來尺捶言更相應和以

斯辛歲無復窮已

飾人之心易人之意

疏縱茲玄辯彫飾人心用此雅辭改易人

意

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固也

疏辯過於物故能勝人之口言未當理故

不服人之心而辯者之徒用為苑囿又解

圍域也惠施之言未宜於理所詮限域莫

出於斯者也

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

為怪此其概也

疏特獨也字亦有作將者怪異也概體也

惠子曰用分別之知共人評之獨將一己

與天地殊異雖復姦狡萬端而本體莫過

於此

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

疏然猶如此也言惠施解理亞乎莊生加

之口談最賢於衆豈似諸人直辯而已

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五術

疏壯大也術道也言天地與我並生不足

稱大意在雄俊超世過人既不謙柔故無

真道而言其壯者猶獨壯也

南方有倚人焉曰黃綽問天地所以不墜不

陷風兩雷霆之故

疏任在南方姓黃名綽不偶於俗羈異於

人游方之外賢士者也聞惠施聰辯故未

致問問二儀長久風雨雷霆動靜所發起

何端緒

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

疏意氣雄俊言辯縱橫是以未辭謝而應

機不思慮而對答者也

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无已猶以為寡

益之以怪

疏徧為陳說萬物根由并辯二儀雷霆之

故不知休止猶嫌簡約故加奇怪以騁其

能者也

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

適也

疏以反人情曰為實道每欲超勝群物出

衆為心意在聲名故不能和適於世者也

弱於德強於物其塗隩矣

疏塗道也德術甚弱於物極強自言道理

異常深隩也

由天地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蚤一蠅之

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

疏由從也庸用也從二儀生成之道觀惠施化物之能無異乎蠢蠢飛空鼓翅喧擾徒自勞倦曾何足云益物之言便成無用者也

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

疏幾近也夫惠施之辯詮理不弘於萬物之中尚可充一數而已而欲銳情貴道飾意近真慈而論之良未可也

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

疏卒終也不能用此玄道以自安寧而乃散亂精神高談萬物竟無道存目擊卒有辯者之名耳

惜乎惠施之才駘溢而不得遂萬物而不反

是窮譽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

註昔吾未覽莊子嘗聞論者爭夫尺接連環之意而皆云莊生之言遂以莊生為辯者之流案此篇較評諸子至於此章則曰其道舛駁其言不中乃知道聽塗說之傷

實也吾意亦謂無經國體致真所謂無用之談也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

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氣以係其思流於後世使性不邪淫不猶賢於博奕者乎故存而不論以貽好事也

疏駘放也痛惜惠施有才無道放蕩辭辯不得真原馳逐萬物之末不能反歸於妙本夫得理莫若忘知反本無過息辯合惠子役心術求道縱河瀉以素真亦何異乎欲逃譽以振聲將避影而疾走者也洪才若此深可悲傷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三十五

通玄真經序

壁一

大道不振其來已久微波尚存出自諸子莫不祖述道德彌縫百代文子者周平王時人也者書一十二篇文說云文子亦曰辯然花兼上微上人其先晉公也書平王問文子而述蕭得而事之老子弟子也

曰聞子得道於老君今賢人雖有道賢人大而遭淫亂之世以一人之權而欲化久亂之民其能庸乎文子對曰道德臣邪以為政振亂以為理使聖德復生天下安寧要在一人故積德成王積德成亡而堯舜以是昌桀紂以是亡平王信其言而用之時天下殆然安危成敗匪降自天在乎君王任賢而已故聖人休休為天下孩其人同於赤子欲以興利去害而安之非欲有私己也其書上述皇王帝霸興亡之兆次叙道德禮義衰殺之由莫不上極玄機旁通庶品其旨博而奧其辭文而真故有國者雖淫敗之俗可返樸於太素有身者而患累之質可復至命於自然大矣哉君子不可不刳心焉洎我唐十有一葉皇帝垂衣布化均和育物乘懷庶邦殊俗一軌